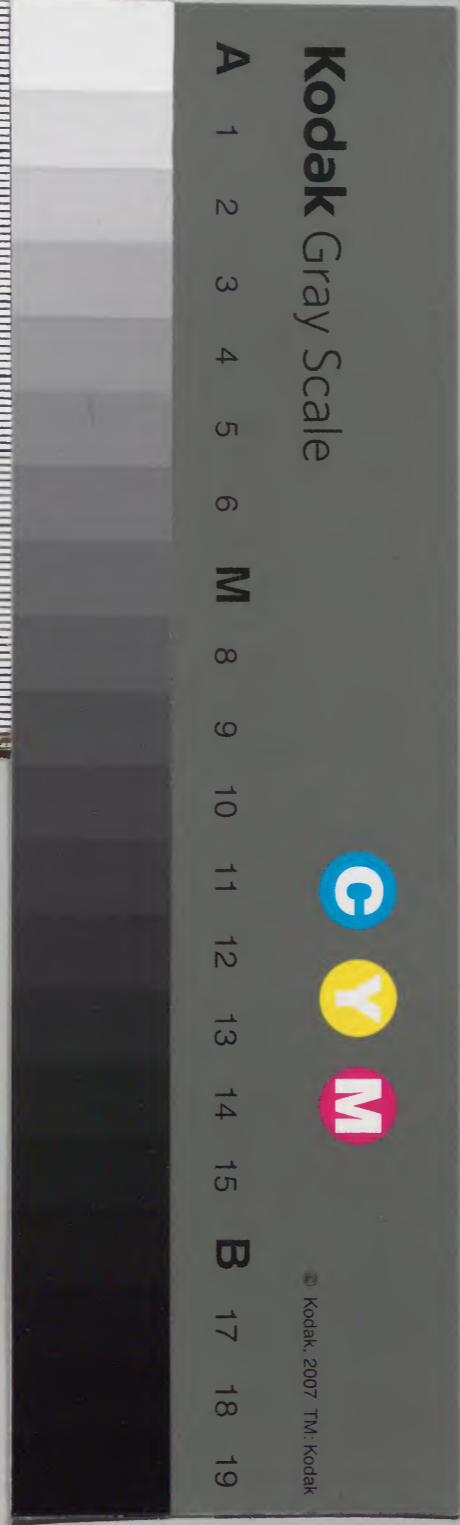


唐書

卷一百一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74)
函號	別 10 1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王貞韓蘇薛柳馮蔣列傳第三十七

宋家祁撰

淺草文庫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實事母謹甚淹究經
所性寒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
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衣哀之
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
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恣以儒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七

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愆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柱
愆直出其上左右爲愆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
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
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
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
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
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旣祭天雲開露
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
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簫登降跽立人人悅
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
諉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
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旣葬皎原武歸妻
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
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溢死
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與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
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卽問計於
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
恨義方卽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
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
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

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
逃罰况輦轂下茲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主殺之禍不
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
治正義死狀卽具法定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
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立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叅軍
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
五十五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
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
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旣死
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栢冢側三年乃去彥先

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負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
疑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
因自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生而
孤爲從父鞠愛羈中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
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
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
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貧不
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
故齎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葦親行年三十懷志潔

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
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有
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
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
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
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
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
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
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
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
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
以戰帝曰善旣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
爲左衛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爲
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卽詔入閣供
奉遷司賓寺三簿稍與丘悅王勳石抱忠同爲弘文館
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
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
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
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爲學士武三思
用事以賢見忌出豪斯二州刺史半千不願任吏常以

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
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等
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
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卽葬焉吏
民哭野中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
長史爲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
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其連輝伏誅
悅河南人亦善論譔仕至岐王傅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
爲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
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
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
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宰飲以
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
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
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
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
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
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會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
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

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
二百萬緡思彥効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
諸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
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闋月自免去
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
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
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
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
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
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
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
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
乾封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
邠令鄧暉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談公比其斥而暉
已爲文昌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
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
始充賦請行無筭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
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
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

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
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
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恥同
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
位尊不侈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
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
巧智斥謬誇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諸附者無黜剝之憂
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
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
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
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
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爲黜剛正者爲愚位
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
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
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
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棊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
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
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
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
請其員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

農以市木槿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槿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顯刻剥名爲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雖積粟相夸今匿貲示贏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爲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放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允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矣

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
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
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
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
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
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
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
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
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享戎旅以平寓縣指河
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
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
以卽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
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
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
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
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
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命天
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
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

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燿
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讒
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
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妄危之失
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
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爲附不閱數暮位勢隆
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
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
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歛重困而自縱讒慝
搖變遐邇臣恐四夷抵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
濟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
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
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
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
其羽翼無使驕橫爲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
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
初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
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
民聞人嗣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

史輔公祐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調閩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

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閤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奔踈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

御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劔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
戎服蓋不取弓劔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
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
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
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
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
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
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
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
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
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
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
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
被獎遇官戎秩步鬻門服改氍毹語習楚夏窺圖史成
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恩患必
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
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
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
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
謂穹廬賢於城郭氍毹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

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
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
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縉絲麴糞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
覃含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殫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
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
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
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
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
爲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
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
矣遂劾奏反爲主所構出峽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
初爲東都留守再爲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
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
卒年七十二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
營明堂瑠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鸞金龍丹牒
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自
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草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
久不報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
之懦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爲賊誑誤者

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註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
城不完固爲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
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
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
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
兩月俸助軍與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禮之人可
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
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璿曰秦漢
皆有稅筭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
邊奈何使陛下効之后曰止又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
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
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
爲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卽厲言今陽氣僨
升而陰冰激射此大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
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
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爲罷朝然以剛正故官齟齬
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爲上屋長陷
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竇妻之
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

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
得召見哀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
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
痛飭厲謝賓客身安諱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
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恭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
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
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
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婣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
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
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
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爲養
之方適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
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
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闐闐然屠販者出邪忝官廢黜
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
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
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卽位之初用元崇
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
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不容濫雪也陛
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

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
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
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勿謂何
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
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
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
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
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
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
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獨煩
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育歡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
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
下畏親貴爲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
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
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
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
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
無遠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

道差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謹者賞之則忠謹進
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
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志鯁者
爲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
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在今
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藪澤書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
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
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倖人
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
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
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
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
矯枉鑿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
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惟
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臣聞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
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

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糜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卽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爲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夔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敢不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夔字子邵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遷中書侍鄭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尚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夔通宮掖謀行鴆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碁以上親並流嶺表夔房

錄桂州爲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夷去顯慶二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添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宰相並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言寔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添護夷柩歸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爲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爲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

感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日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邪密囚之俄爲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劾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爲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帝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爲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

道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
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
都督詔便驛赴官安南奠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
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
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
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
下獄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
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
願通婚○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
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
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咸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
也不為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
元常然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
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
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循欽緒獨抗
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
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
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
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

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鈔罪
不貸出爲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
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
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
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
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子沈亦專潔博學少有
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爲
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迴嘗委訊覆檢
旬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僚莫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
監厓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

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
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
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沈以故滯卽位
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沈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
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沈
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沈絕食不應命竄伏里
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
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愷賢之表爲判官
與愷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郾爲

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諡大和初吏部郎中王
高言之朝追諡曰忠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宋宋祁撰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
內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
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爲萬泉丞有
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與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
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

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
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
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
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
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
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
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寃所
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
死灰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
廣州都督受賂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
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
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賊狼戾
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人死非
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
五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謫台州李
義府謫普州臨奏許禕爲江南巡察使張倫劔南巡察
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
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爲潮州刺史卒年六十
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過見妻子
必正衣冠○兄皎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

書檄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
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
常卿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徒邊後除括蒼令
與徐敬業起兵誅臨孫紹

紹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
兼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
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
鵙鶡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
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閨
闈哉在令五品官各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

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
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卽
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
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爲非禮引正誼固爭帝又詔武
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紹謂吳順二陵守戶五百與
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
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魯乃追贈不可踰真王褒德
衛卒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羣臣務厚葬
以備人象驂駘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
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

擁道爲戲樂邀貨損貲動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卽位數言政損益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燾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邈遽傳詔斬之時深咎邈帝亦悔俄詔罷邈官擯死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叅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

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允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官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廩寢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

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繪錦百段爲減廐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卽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

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所殺文瓘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瓘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

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
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子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
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
知選坐洩禁中語又昧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
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懼日
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
味道將斬錫旣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
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
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大

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徐有功名弘敏避
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
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
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
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摠監牧院諸獄捕
將相裨相鈎逮掩擗護送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
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及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
勸以官賞於是以致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
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

牢時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歛
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
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
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
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
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
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誅則魁首無
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
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
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荅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
餘慶安得不爲魁首荅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旣已伏
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
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項不
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巖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
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
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
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
如此護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
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
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

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
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
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
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
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
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
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
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
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
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
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
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
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卽恩雖布天下
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
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
囂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鞠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
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
雖朝堂進表列慝內牒叫闕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
正增其枉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無法深
詆三司理亂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

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孝謹妻龐
爲其奴怖以妖崇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誑給事中薛季
昶鞠之龐嘗死子希城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
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吏泣以告有功曰豈獨
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
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
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
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
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
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
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
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
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
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
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
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
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諡忠正初鹿城主
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
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
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後

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
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
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
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
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
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
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
條山擢進士第六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爲巡邊
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
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
人襍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徒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爲
票賊商取材卒爲捕盜將別爲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
必得遂爲精兵江西都將及韋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
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
爲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
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荆南節度使
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僖宗爲中書舍人昭宗立
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戶部侍郎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為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已右不悅以平章事為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崔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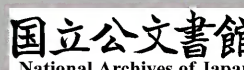
宋宋祁撰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卽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日關市以市多淫巧而

關通未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反往
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
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
容久必為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
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
滸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僥略邀巧則商人廢業
魏晉齊隋所不行况陛下乎如有師興費廣雖倍筭商
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
與李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
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脩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

手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董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
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謨武后哀問最高麗絕筆而死時
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謚曰文膳部員
外郎杜審言為融所獎引為服總麻六子其聞者禹錫
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謚曰貞翹禮部
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
從

從字子义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
實以餒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為推官以
母喪免兄弟廬墓手執松栢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臯



引爲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
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真盜臯卒劉闢反
欲奔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關方
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
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吏給選者成牒
以先後丐賂從一限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
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
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
取質重廉退者李絳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
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爲功至不治追轎車留渭橋久
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
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
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
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
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
貌愈恭至泣下卽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
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
肯答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
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
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

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曆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
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又廢至是復行召
拜戶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
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
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產奴婢有貫率錢畜
羊有口筭又賀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
俸帛常加倍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
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剗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諡曰貞從
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
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
之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
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僖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
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
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
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
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
林學士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

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
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
隙鄴輔政引劉琢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
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
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
不荅鄴等乘是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
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
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胤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
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方
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
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
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
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
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
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
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
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
駢領西川節度吏倚駢爲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
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

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劔南召爲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諡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彥曾咸通初繇太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下急爲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二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

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稟賜之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達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彥曾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在山館擊賊勛遣吏給言士思歸不敢遏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曾斬其吏勛陷宿州發倉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譟而進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衆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衆俄而勛傳城城中大霧如墮彥曾悉誅賊家屬

勳衆四面超墉入囚彥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勳曰
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勳
乃殺彥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死始彥曾治第鄭
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筵液蜜爲人一
昔鼠齧皆斷省徐有子亭下渚水爲沱彥曾導清河灌
之鑄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
河崔望也爲吞噬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
爲榮陽尉徐更有路審中者彥曾知其能頗任之旣遇
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
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勳後位嵐州刺史鄭畋謂

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
武城令客於徐勳脅以官不從彥曾官屬被囚鐸潛饋
資糧及死爲以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
石首令賜銀緋僚官焦璐溫廷皓李稅崔蘊柳秦盧崇
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
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
蒲州司兵叅軍時司戶韋暹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
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
進給事中武后選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

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少卿以脩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爲衛州刺史改善狀璽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縉擢脩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子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爲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徒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爲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爲左金吾衛將軍儁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爲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爲天官侍郎聖曆初復

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異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論著行于時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為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讓尚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為司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宫尹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為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宣忝窺間王室戮忠戚缺異非常不能有所

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
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
曰元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略可述
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
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
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
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瀉臚
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
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
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
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摺紳爲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
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
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
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
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卒贈貝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狄郝朱列傳第四十

宋宋祁撰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叅軍親在河陽

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下瞻懷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
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蕭仁
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
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日秋公之賢北斗
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
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
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
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
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
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
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
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
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
曰朝廷借之賢如本立者不數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
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岐
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
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
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
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

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
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南師灑道何如女
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
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
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
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
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
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
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誑誤至此
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出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
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名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
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
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
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
下四面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寃痛徹天
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
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
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

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旬杖。左右丞相不判徒，况天子乎？學徒取告，水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及國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卽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寔弛卽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笞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鼓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

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
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八正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書室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
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
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
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既具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
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此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
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
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
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
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徂以變
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
怨曠者多土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
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荐饑蜀漢流亡江淮
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
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
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
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
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

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
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
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
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
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始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
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
然深入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
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爲君長省江南轉饒以
息民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
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
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
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
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
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
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
傲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
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
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
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
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

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
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口還爾太子仁傑
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
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瑱李昭
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
言后雖忤怒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
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爲河北道
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
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
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爲虜入寇
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誠
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爲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
傷破家產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
督趣鞭笞情危事迫不循禮義投跡犬羊以圖賒死此
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爲淵疏則爲川
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越卓已誅禽
部曲無赦故事窮變生流毒京室比由恩不溥洽失在
機先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
羣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爲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
可爲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

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
除內史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眷禮
卓異時無輩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
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
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
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
屬仁傑賞其知人授楷固左王鈐衛將軍燕國公賜姓
武務整右武威衛將軍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
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
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

求今邊垂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
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
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
曆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所薦
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臣始居
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卽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
梁國公子光嗣景暉

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武后召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
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
內舉果得人歷淄許具三州刺史母喪奪爲太府少卿

固讓睿宗嘉其誠許之累遷揚州長吏以罪貶歙州別駕卒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虐民苦之因共毀其父生祠不復奉至元和中田弘正鎮魏博始奏葺之血食不絕族孫兼謨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令孤楚執政薦授左拾遺數上書言事歷刑部郎中斬鄧鄩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纁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問之對曰典史犯贓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旣而曰後

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宜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弊一方爲諸道缺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歷兵部侍郎河東節度使還爲尚書左丞武宗子峴封益王命兼謨爲傳俄領天平節度使辭疾以祕書監歸洛陽遷東都留守卒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

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
吏歸千緡賙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
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
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友趾爲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
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浪江道
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
俊方據胡林體胖安餐乾糲不顧密昇料精銳擊之虜
卻衆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
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
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適婆寐案其方
書爲祕劑取靈籙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饑而大
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
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第拜
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
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
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耶我嘗
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
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
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
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

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機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暨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初顯慶中會狐德茶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旣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擢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王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併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

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宗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阼死諉臣曰主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國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孫象賢垂拱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專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斲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後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

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
其急難不責報於人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善咸
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爲中書令李敬玄所毀故
授洹水尉父之除右門闕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
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
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
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
愛功亟戰疾耕旣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
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
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
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贄叔孫通事漢祖當
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
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土
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
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
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
則復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
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遠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
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
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

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
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
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卽向時祕策今之
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遠廬遺糟粕下
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
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
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
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彙史歎曰董狐何以加
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
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
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
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
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
以老疾還政事俄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
儒譔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
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
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
皎善貶涪州刺史旣明非其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
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
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

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始崔寔仲長統王郎曹叅論封建指秦爲失敬則以爲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爲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於是追贈祕書監諡曰元

敬則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暉員半千魏知古共諡爲孝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皆以
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
後言者歟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二王韋陸二李杜列傳第四十一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楊徙雍咸陽父弘直爲
漢王元昌友王好畋游上書切諫王稍止然益疏斥終
荆王友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一史於
記室任希古希古他遷就卒其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
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勣冒取

其貨船會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
領查墨民詣府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
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
有如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轉洛
州長史封石泉縣子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進鳳閣侍郎神功初清邊道大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
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
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苟訥謂
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
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武后幸玉泉祠
以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
就橋安帝乃從橋今山阿危峭陞道曲狹比於樓船又
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踐畏塗哉后爲罷行方慶嘗以令
暮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羣臣不
遵用顏系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
義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
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
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
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
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

序其代闕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士人歆其寵以老乞
身改麟臺監脩國史中宗復爲皇太子拜方慶檢校左
庶子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
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
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
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
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
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
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
東允是歲真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
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
濤啓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爲太子更弘爲崇沛王爲
太子更賢爲文今東宮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
舊典制可長安二年卒贈兗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復位
以東宮舊臣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
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文爲
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祕府圖畫皆異本方慶歿後
諸子不能業隨皆散亡孫備六世孫璵別傳璵曾孫搏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
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

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謂不誣矣

備字靈龜明經調莫州叅軍辟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募府時契丹屈烈部將謀入寇河北騷然備至虜中脅說禍福虜乃不入安祿山叛拜博陵常山二太守副河北招討卒贈太常卿自喪至備六世封石泉云備孫遂遂好興利操下以嚴累遷鄧州刺史太府卿西北供軍使與度支潘孟陽爭營田事憲宗怒出遂爲柳州刺史

親吏韋行素柳季常當受課料兩池吏見遂斥卽抵以罪始詔書出左丞呂元膺劾遂補吏犯贓法當坐而詔稱清能業官按遂犯有狀不宜謂清且柳大州不可使治帝喻之乃下會兵宿淮西亟財賦藉遂幹彊拜宣歙觀察使蔡已平師東討李師道召爲光祿卿淄青行營糧料使辭卿職換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始調兵食歲三百萬俄而賊誅遂簿羨貲百萬以獻帝高其能于時析齊爲三鎮卽拜遂沂兗海觀察使遂資編刻杖扑皆踰制盛夏治署舍牆垣程督慘峭將吏素悍戾遂輒罵曰反殘賊人人羞忿裨校王弁與役人浴于川

語曰天方雨牆且毀等罪耳乃謀亂明日遂方燕弁率其黨挾兵進遂驚匿廁下執而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官屬李矩甫皆死弁自知留事帝以沂海新定畏青鄆亦搖乃拜弁開州刺史至徐州械送京州斬東市監軍上遂所製杖出示於朝爲戒云

搏字昭逸擢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久之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爲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兼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昭宗建嫡后搏請因赦

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羣宦不平構藩鎮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與搏並位素忌搏明達有謀卽劾搏爲中官外應會胤罷宰相疑搏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政卽諧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叅軍事賜死藍田驛

韋思謙名仁約以近武后父諱爲嫌遂以字行其先出
雍州杜陵後客襄陽更徙爲鄭州陽武人八歲喪母以
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吏部尚書
高李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邪擢監察
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爲不任
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
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猶直觸機輒
發暇卹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焉能錄錄保妻子耶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爲倉曹
叅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改待

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
疑獄劇事多與參裁武侯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仁
禕帝廷詰仁禕儒不得對思謙爲辯其枉因言仁會營
罔陷人不測者詞旨詳暢帝善之仁禕得不坐累遷右
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
嘗誇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
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鷓鴣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
狎之帝崩思謙扶疾入臨涕泗冰須俯伏號絕詔給扶
侍轉司屬卿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
思謙獨不答或以爲疑思謙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

息邪垂拱初封博昌縣男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辭
疾不許詔肩輿以朝聽子孫侍以太中大夫致仕卒贈
幽州都督子承慶嗣立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爲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
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
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
浮廣倡優鼓吹謹譁戶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顏色恐
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論善箴
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
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爲烏程令

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
嘗著毫失大臣意出爲沂州刺史文明堂災上疏諫以文
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
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鯁若亟毀而敗則是用
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
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
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不報未幾
復爲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虢二州刺史有
善政轉天官侍郎脩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
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

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
爲之無橈色誤辭援筆而就衆嘆其壯然以累猶流嶺
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秘書員外少監召兼脩國
史封扶陽縣子詔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
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
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諡曰溫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
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愛世比晉
王覽第進士累調雙流令政爲一川最承慶解鳳閣舍
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千忠且孝堪事朕比
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卽拜鳳閣舍
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陳永淳後庠序隳
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闕後生以微
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垂拱間仕入彌多公行私謁
選補逾盈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
生徒教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大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
海內知嚮然後審異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
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
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
行楚慘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藉藉咸

知其非而鍛鍊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庸可勝道彼皆報讎復嫌苟圖功求官賞耳臣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重輕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爲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謹爲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夫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未幾承慶知政事嗣立以成均祭酒徙魏洛二州政無它異坐善二張貶饒州長史絲相州刺史入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修文館大學士中宗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封戶凡五十四州皆據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數州隨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樂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下家無復如平民有所損免爲封戶者丞於軍興監察御史宋務光建言願停徵封一切附租庸輸送不納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見

營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
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藏開發蟄蟲傷露上聖
至慈理必不然準之道法則乖質之生人則損陛下豈
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衆凡用戶部丁六十萬人
課二絹則固一百二十萬臣見太府歲調絹纒百萬匹
少則十之二有所貸免曾不半在比諸封家所入已寡
國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二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
百四十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
求各遣奴阜凌突侵漁百姓怨嘆或質易斷盜誅責
紘會無少息下民寔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太
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
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
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
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
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幸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
邪賦汗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官吏
困供承宮竭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設爵待士
才者有之不才者進則有才之路塞賢人據正遠僥倖
之門僥倖開則賢者隱矣賢者隱則人不安人不安國
將危矣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

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
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
省一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與
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嗣立與皇后屬疏帝特詔
附屬籍顧待甚渥營別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
賦詩制序冠篇賜況優備因封嗣立逍遙公名所居曰
清虛原幽棲谷嗣立獻木栢藤盤數十物唐隆初拜中
書令皇后敗幾死于亂寧王爲救免出爲許州刺史以
定策立睿宗賜封百戶徙汝州入爲國子祭酒太子賓
客坐宗楚客等削遺制事不執正貶岳州別駕再徙爲
陳州刺史開元中河南道巡察使表其廉欲復用會本
年六十六贈兵部尚書諡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爲鳳閣
舍人黃門侍郎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
並爲宰相世罕其比有二子恒濟知名
恒開元初爲礪山令政寬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
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姑子御史中丞宇
文融薦恒有經濟才讓以其位擢殿中侍御史累轉給
事中爲隴右河西黜陟使時河西節度使蓋嘉運恃左
右援橫恣不法妄列功狀恒劾奏之人代其恐出爲陳
留太守卒

濟開元初調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
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
者悉免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聚
爲刺史濟四遷戶部侍郎爲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
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
能脩飾政事所至有治稱終馮翊太守子奧夏令亦以
能政聞

嗣立孫弘景擢進士第數佐節度府以左補闕召爲翰
林學士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當草詔書辭不如
已曰罷學士累遷度支郎中張仲方黜李吉甫論得身寬
宗意弘景搃助出爲綿州刺史李夷簡鎮淮南奏以自
副召入再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
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
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時蕭
俛輔政弘景議論常佐佑之還再遷吏部侍郎銓綜平
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歷陝虢觀察使召拜尚書
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絪丁
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
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
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

納及是惶恐去遷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卒年六十六贈
尚書左僕射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
所倚賴爲長慶名卿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黃門侍郎琛之曾孫
伯父東之善書名家官太子司議郎元方初明經後舉
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
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
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爲
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坐附會李昭德貶絳州刺史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
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
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
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
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
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臣后必先訪問外
祕莫知臨終取奏橐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
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桺生平所緘鑰
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
才而像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叅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乾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君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向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旣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王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人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按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劔

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諡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爲象賢者乃賜名焉

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四世孫希聲

希聲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爲右拾遺時儉腐秉

權歲數歎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刑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元方從父餘慶餘慶陳右衛將軍珣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兄玄表喏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尉武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曆初靈勝二州党項誘北胡寇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蒸餽率衆內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嘗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暑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爲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富春孫逖京兆韋述吳興蔣冽河南達奚珣後皆爲知名士遷大理卿終太子詹府事諡曰莊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斂辯過之初武后時酷吏用事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大行啗利嗇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

尤

子璩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中朝臣子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令累遷兵部郎中東瀆騎使還除洛陽令時車駕在洛摧勒姦豪人不敢犯爲中書令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璩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況無有邪以是忤貴近出爲太原少尹累徙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璩至徹之而虎不爲

暴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俊共救其亂宜撫納遺賍而保全之觀時繼父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劫衆而興但恣破刈所過失望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驛山死于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及善以父死事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爵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段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

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匹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與乎病免召爲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飢詔爲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爲朕臥治爲屏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詔宣后悅曰禦寇本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引亡命汙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剿絕元惡且搖亂貽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替其謀既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待游燕但檢校閣中及善卽移病餘月后不復問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太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諡曰貞陪葬乾陵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實見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

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弗肯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
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爲給
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須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
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
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服除累遷黃門
侍郎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
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
章獨以規誠睿宗佗日細問日嚮日雖朕亦不敢諫非公
挺直何能爾卽拜待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屢乞
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
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
之有若獸于心無日而足也旣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
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日知貴諸子方總角皆通
婚名族時人譏之後少子伊衡以妾爲妻鬻田宅至兄
弟訟闕家法遂替云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
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州司
馬詔未下欲卽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
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
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僞莫辨卽欲攪亂一府敬業揚州

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
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寔知名入爲司
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
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
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
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于外
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秋官
邪景佺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
舍人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黎華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
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
陰陽不相奪倫瀆卽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凄風秋無苦雨今花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
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
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謝罪后曰真宰相會李昭德下獄
景佺苦申救后以爲面欺左遷溱州刺史入拜司刑卿
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契丹入
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爲
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爲秋官尚書坐漏省內語降司
刑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初名元方

垂拱中改今名

李懷遠字廣德刑州柏仁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
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耻之假蔭而官吾志
邪擢四科第累轉司禮少卿出爲本州刺史改冀州遷
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
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鄉縣男以左散騎常
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聽
致仕中宗還京師召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三
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僕射豆盧
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

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斂自爲文祭之贈侍中謚曰成
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
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巧謬寵至景伯
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
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
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備議今天下諸州分隸
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疆幹弱
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
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

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
以賊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為濟陰太守徙馮
翊天子幸蜀陷於賊脅以偽官憂憤死贈禮部尚書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精編大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表劉魏李吉列傳第四十二

宋宋祁撰

裴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心見厚寡言笑有奇節補弘文
生休澣宅生或出游炎讀書百不廢有司欲薦狀以業未
就辭不舉服勤十年尤通六氏春秋舉明經及第補濮
州司倉叅軍歷御史起居官人變遷黃門侍郎調露二
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左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

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
一於東宮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爲中宗改
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
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
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
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
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
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治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
捷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
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

豫王爲皇帝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已持政稍自肆
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
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
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下上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
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
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
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
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
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義雨太后不出而
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

賢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朕不討而解御史崔登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暉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久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矣及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其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僭石之事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

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睿宗立贈大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申州義陽人介廉有才以炎故流死嶺州炎從子佃先

佃先未冠推蔭爲太僕丞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反法當誅尚何道佃先對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爲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灤州歲餘逃歸爲吏蹟捕流

北廷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
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
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時補闕李秦
授爲武后謀曰讖言代武者劉劉無彊姓殆流人乎今
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謂然夜拜
秦授考功員外郎分走使者賜墨詔尉安流人實命殺
之伯先前知以橐它載金幣賓客奔突厥行未遠都護
遣兵追之與格鬪爲所執械繫獄以狀聞會武后度流
人已誅畏天下姍請更遣使者安撫十道以好言自解
釋曰前使使尉安有罪而不曉朕意擅誅殺殘忍不道

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伯先得不死中
宗復位求炎後授伯先太子詹事丞遷秦桂廣三州都
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又乃擢范陽節度
使太原京兆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員外及試官進
工部尚書年八十六以東京留守累封翼城縣公卒官
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
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藥曰子
翼言人人都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
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爲孝慈里母已喪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忠義

召拜吳王府功曹參軍終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禕之
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
並直昭文館俄遷右史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
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
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兄懿之亦給事中
同兩省先是姊爲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
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儻州后爲丐還除中書舍人儀鳳
中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計之之宜人人異謀
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馮陵不足校願嚴威紆
百姓之急帝內其言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中書侍郎
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冀逢在麻不扶而
挺也后旣立王爲帝以其參奉大議愈親之擢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縣男方是時詔令叢繁
禕之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
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太
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
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爲一體乎禕
之引咎於已忠臣也納言王德真推順曰戴至德無異
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鳳閣舍人

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
言后怒曰禕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禕之受歸誠州都
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妾私通太后遣肅州刺史王本
立鞠治以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
后以爲拒制使賜死于家年五十七初禕之得罪睿宗
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禕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
由已而帝營救速吾禍也在獄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
色自若命其子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通書禕之乃自
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麟臺郎郭翰太子文
學周思鈞悵歎其文后惡之貶翰涇州司法叅軍思鈞

播州司倉叅軍睿宗嗣位贈禕之中書令翰者嘗爲御
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民爭
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筆紙置于按謂僚屬曰入其境其
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又留卽命駕去性寬簡讀
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
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
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
善流嶺外旣廢不自護藉乃馳逐爲生事上元初會赦
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

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寔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乏天祚大聖享國承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舍淆紊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典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丈之量鍾庚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乎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

一皆卑仕弘文崇賢羊牛輦脚之類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青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勲官二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梁肉故當衰敝之乏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遴東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擇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卽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又留與以爲沮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

曰丈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開元中至潁王傳

李昭德雍州長安人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繇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閻治書侍御史有能名宋徽初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惡出爲邢魏二州刺史乾祐雖彊直而昵小人當爲書與

所善吏刺取朝廷事遂隱其辭爲吏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驩州召拜滄州刺史入爲司刑太常伯舉雍州司功叅軍崔擢爲尚書郎不得報私語擢所以然後擢犯罪告乾祐漏禁中語以自贖詔免官卒昭德彊幹有父風擢明經累官御史中丞永昌初坐事貶振州陵水尉還爲夏官侍郎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管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有二橋司農卿韋機徙其一直長夏門民利之其一橋廢省巨萬計然洛水歲涼齧之繕者告勞昭德始累石代柱銳其前斫殺暴濤水不能怒自是

無患俄檢校內史薛懷義討突厥以昭德爲行軍長史
不見虜還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
宜與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
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
之率險佞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
遣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
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
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
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
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
而所知也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
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能及邪時來俊
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昭德每奏其
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
爲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悒上疏曰臣聞魏冉誅
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彊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
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
使昭王不卽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
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戕忘
細政擢委昭德素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彊復讐首

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習天下杜
口臣伏見南臺敕目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日可而昭德
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或
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輿駁異是陽露覆命以
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讞皆承風指陰相
傅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
治生千百之貨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天下之重可輕
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良難願陛
下察臣之言又果毅鄧汪者石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鳳
閣舍人逢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璿曰誠如所言
昭德固負國矣乃貶欽州南賓尉俄召授監察御史萬
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旣而俊臣亦下獄同日
誅時甚雨衆庶莫不寃昭德而快俊臣神龍二年贈左
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
調明堂尉父哲爲易州刺史坐賊當死頊往見武承嗣
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巾盟者承嗣喜以犢車迎之三
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爲表貸
哲死遷頊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果命武懿宗
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闕生平所狃者凡三十六姓捕

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左
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項
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
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項曰于安遠
告虺貞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
蠱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遠爲尚食奉御
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項辭
不知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
宗時封一笥書諉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
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
還項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日數
千項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爲羣臣道之項誦
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項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
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貞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
控鶴內供奉項又彊敏故后倚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天
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
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術僕項嚴語侵之無
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安可保衛之張易
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
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効之非進保

身且世世不絕胙易之流涕請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
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公盍
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為賀之資也易之昌
宗衆間如項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項與謀召見問狀項
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付
乃還中宗明年項坐弟冒僞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
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疾棘請須臾間后命
坐項曰水土皆一益有爭乎曰無曰以為塗有爭乎曰
無曰以塗為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項首謝曰雖臣亦
以為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
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
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項尋徙
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項實信之會得罪無知者
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
盜廟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定哉昭德項進不以道
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
遠矣禕之玄同漏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